

壯遊八十年(四)

陳廣沅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寫印講義工作繁雜

一九二二年是中華民國元年。是年秋入校為二年級生，一切課程如舊，圖畫手工沒有了，加添了一課博物是一位吳先生教。他不用書也不用講義，他口講要學生筆記。講得甚慢，他說一句，我們記一句，記完了一段，他重新念一遍講一遍，先講些植物的形狀及生理，下學期講動物的形態及生理。二年課程終了，我知道人生新陳代謝及氧氣與二氧化碳在動植物間之大循環。英文添了文法，用的書是 *Nesfield's English Grammar* 也是英國人教印度人的英文法，甚為詳細，進度甚慢。焦大肉(後來又叫他江大寶)照舊背大家的文。江大聖(後來又叫他江大寶)照舊背他的資治通鑑。李方謨仍舊兩眼望着天花板講代數，可是越來越難了。教體育的兩位老師仍舊渾身帶勁，毫不懈怠。地理顧先生的講義，仍是很寶貴，但講義有時不全，就要到辦事處的書記室去找。

因為常跑書記室就認識了寫講義的一位先生。他整天用鋼筆尖將文章寫在蠟紙上，再用墨汁印在白紙上。印起來很容易，寫起來非用力按捺不可。這位先生每天埋頭寫，日日寫，寫得右手三個指頭起了很厚的老繭；我想這碗飯不易吃。後來看見外國文用打字機，心想中文如有打字機多好！提起製造中文打字機，我知道有兩位成功

的文人，曾將畢生所賺的剩餘都用在發明中文打字機上，好容易每年改良，每年到專利局登記，改良要高級技工工作，登記要律師呈文，處處花大錢，自己以為成功了，找製造廠代造代推銷，人家根本無興趣。大陸淪陷，消滅了八萬萬人購買的市場，製造商更無興趣，大量資本無法收回，我知道這兩位於無可奈何之中改變生活方式。易地而居，亦中文打字機之一段不愉快史事也。這一學年考試揭曉，我名列第一，誠出我意料之外。但此心快慰非言可喻。因為這一下我可免一切學膳宿費，真幫忙不少。回家告訴母親，母親自然歡喜。寫信告訴父親，父親來信說好，並囑以後照樣用功。

揚州繁華無限滄桑

一九一三年暑假開學，我最高興！我已是一個全部免費的學生。我知道「高處不勝寒」，萬萬不能顯出一點驕矜之色。所以處處更加小心，讀書更加用功。因為不交費，母親就每月給我兩三元零用，可以買些東西吃吃。這一年，學校改名為江蘇省立第八中學，校長是謝弗儀先生以後是李更生先生，學監還是方慎之先生。學生加多，校內宿舍改為自修室，另在東關街左邊租了房子做宿舍。每晚十時全體住堂學生由舍監陪同排隊去宿舍睡覺。同時西城有個師範學校改名為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校長是任誠(孟閑)先生

，日本留學生，學數理的。

這一年我讀三年級，十五歲了！學校裏的功課有些改動，但國文史地還是照樣，英文讀第二冊文法，數學改教幾何，博物完了，改為化學。教化學的是李方謨先生兼課。體育照舊。焦大肉的國文，選了一篇鮑照(明遠)的蕪城賦。蕪城就是揚州，那篇文章說明揚州由盛而衰的情形。賦是韻文，字句簡潔，音韻鏗鏘，文美而讀音悅耳。說到好的時候就好得不得了。如「製磁石以禦衝，糊頰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世而一君！」誰知道中間一變「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焦先生說那是漢朝時代的揚州，經過三國，晉至於東晉這三代，五百餘年，揚州就衰敗下來。他說到壞的時候就壞到不得了，說「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催！」文人筆下的描寫總有些言過其實。但揚州所經過的盛衰，以後經過好多次，都可以這篇文章來描寫。不久到了隋朝隋煬帝下揚州，那一期期的鼎盛，又是「塵聞撲地歌吹沸天」。到唐朝還是一樣，所以杜牧的「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不知顛倒了多少文人雅士。但好景不常，到了元帝南侵，又摧毀了一切繁華。明朝又恢復了些盛世，清朝入關，多爾袞幾次三番說服不了史可法的死守揚州，終於攻進了揚州城，消滅了史可法，就拿揚州人殺氣，縱兵丁屠殺燒毀了十日，

老百姓死了幾十萬，慘不忍觀，園林宅第燒毀者不計其數，揚州十日記所載，真千古慘史也。康熙乾隆二帝為收拾人心起見，曾各南巡揚州六次，鼓勵並資助建設揚州園林，加以鹽商們踵事增華，揚州便一躍而為中國第一個繁華都市。每一園林，廳事之多者至二三十所，爭奇鬥勝，無一雷同，形態各異，乃各異其名，有大廳、二廳、照廳、東廳、西廳、花廳、退廳、女廳等，另有楠木廳、柏木廳、竹廳、梅廳等無奇不有。及咸豐朝洪楊亂起，揚州三度淪陷，三度燒殺，乃一蹶不振。蕪城賦說：「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蕪歎燼滅光沉響絕！」鮑明遠在一千五百年前所描寫的衰敗蕪城又成事實。焦大肉的大嗓子更響亮地喊道：「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運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大聲息後，全堂寂靜無聲者久之。先生之講解，文章之超絕，可謂雙絕。從此自修室中常有高聲朗誦蕪城賦者。

其餘各課無如鮑照詞賦蕪城賦之感動人者，化學代數應該引人入勝，奈李先生造詣不深，講解十分吃力，聽講者亦跟着吃力，遂視為畏途。我因對揚州不熟而袋中無錢，整天不出去就在校讀書，對化學代數全靠自修求進步。同學多靠我細解，大家對我甚好。我對國文仍無甚創造力，自己每作短文請翟憲文、陳康慶代為修改後，我再揣摩以求進步。

茶社說書市人消遣

住堂學生除星期日可以請假出街外，不得出大門一步。裏下河同學每於星期日中午出外打牙祭。以往我因手頭不寬不能同去。今年口袋中有兩三元零用，偶爾加入他們小團體出外吃一頓飯。我們所常到的地方在教場街一家教門店，那裏不賣豬肉，比較乾淨，而價格亦甚便宜，三四個人吃一頓不過一塊多錢，所吃的有油雞板鴨魚頭豆腐奶油白菜清炒蝦仁之類。吃完了就在教場裏逛逛。這教場是揚州人的遊樂場所，有點像仙女鎮萬壽宮門前大廣場模樣而大逾十數倍，有種種雜耍，有賣藝的，有變戲法的……有說書的，有賣茶的。我們看見有戴獻章說三國的招紙，我們就進去聽聽。那裏坐位坐滿了，每幾個人合用一張小桌子，上面泡了茶。看台上有一張桌子，桌前圍一個紅桌圍。說書的先生坐在上面說劉備在東吳招親，說得口沫橫飛，東張西指，頭頭是道。俄而停止喝茶，茶博士拿着大碗向聽家要錢，有的丟一個銅板，有的丟幾個銅錢。收完了錢又講，我們到五時左右就回校。路上談起有王少堂說水滸大大有名，有時還被請到上海去說書，大概就是新世界的說書場上。過了一個星期我們又走過說三國的那邊，再進去看看，聽見他還在說劉備繞到甘露寺，準備謁見他的未來丈母娘，孫權的母親。他有得慢慢說哩。據說他抽鴉片煙，每晚在抽煙時想他如何說法。又有一個出名的叫張捷三，他說一個下流的地痞叫皮五瘋子。他擁有一些聽眾，但我們聽了一會，聽不出名堂也就走了。

揚州以點心著名，我們有時不吃飯，就到得勝橋有名的茶館叫富春茶社，一般文人及知名之士都在那裏吃茶。座位雅潔，人色上流。我們經常吃的是一個燙乾絲，兩籠包餃燒賣，一壺龍井茶。那乾絲嫩軟，麻油香播油鮮，有時加一些豌豆苗，更綠得可愛，清脆可口。包子有豬肉餡、乾菜餡、五仁餡，餃子都是豬肉餡。燒賣是糯米和碎肉做的餡，外面用極薄的麵皮包住，像一朵花似的，吃到嘴裏，肉與米揉成一體，鮮美之至。這種吃法在當時並不為奇。然而離開揚州後，走遍天涯海角也沒有嚐到像那樣好點心。紐約唐人街最近有些館子賣小籠包餃與燒賣，更是莫名

其妙了。當時我們常常聽到一個茶館叫「鱈魚村」，我們以為是賣鱈魚點心的，我們不愛吃也就沒有去過。離開揚州後，纔知道那館子叫「惜餘春」，並不是鱈魚村，是當代騷人雅士聚會之所，我們學校的焦大肉、江大寶，校長李更生，學監方慎之都是那地方的常客。他們除吃外，還吟詩作賦。還有一個叫九如分座，當日阮元退休後，就常到那地方飲茶閒坐。

揚州的地方大，我們所走的都是新城，西邊還有一個舊城，舊城西城根就是第五師範學校，那地方比我們中學大得多，房子也是新造的。第五師範的地址又叫大汪邊是以前的刑場。揚州是鹽商的世界，他們住的地方都在南河下，北河下一帶地方，外鄉人都想去那裏看看，但不得其門而入。我們在揚州四年，沒有一個進過鹽商的大門，所以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內容。以後所知道的都是看人家的記載而來，沒有親眼看過。

忠墓文樓尋古探幽

我們既不能瞻望鹽商們的豪華生活，就向揚州的名勝進攻。揚州的名勝都在北郊。第一次出去先找史可法墓，到後纔知道史的全屍沒有找到，現在的墓是衣冠塚，此為一代忠臣，萬世景仰。祠內楹聯有：「生有自來文信國，死而後已武鄉侯」，「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墓旁有土阜遍種梅花，曰梅花嶺。距祠不遠有養金魚之魚戶，院內設大缸幾排，每缸養金魚無數，顏色有紅白黑花各色，形狀有大頭、大尾、鱗、大眼，其名目有朝天龍、丹鳳魚、珍珠魚、蝴蝶魚、玻璃魚等。美不勝收。

由此向西就是天寧門外的天寧寺。天寧寺是東晉謝安的住宅改造的，雕欄玉砌，金碧輝煌。一進門就看見一個偉大的彌勒佛大肚皮，張着口笑。有一楹聯曰「大腹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慈顏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兩邊四大金剛，全身高與屋頂齊，其大無朋，有善險有惡險，都是武裝。有一位手持寶劍，有一位手彈琵琶，有一位手持雨傘，有一位手挽長蛇。這四位表示「風調雨順，舞劍如風，彈琴有調，有傘避雨，蛇身滑順。」大雄寶殿後有藏經樓，有文匯閣，據說會藏四庫全書。友人說「離此不遠原有文選樓，即後梁昭明太子蕭統選文選、藏文選的地方，後來阮元用為藏書樓，據說李善注解文選就在此地工作的。洪楊兵燹，毀為荒土！」

學校裏每天照常上課，每晚到東關街宿舍睡覺，一切如常，沒有什麼變動。不過體育課我學習了舞劍，先用木劍後用真劍，舞真劍時有點吃力。有個同時學劍的同學姓趙的，叫趙士果，他是東關街四美醬園的小老板。四美的醬菜很出名，行銷鎮江南京上海。有時我到他家醬園參觀。大廣場中一排一排的排列了許多瓦缸，缸中有的是醬，有的是醬瓜，醬菜，還有醬羅卜，醬寶塔菜，以及瓶兒菜等等。用的工人甚多，櫃台上生意擠滿了人。他告訴我，他家用的黃豆，是自己田裏種的。

東關街是大街，我們的學校在觀巷，因為那裏有個瓊花觀。觀裏有個廣場，是我們軍事訓練的操場。那觀是個道士觀，以前有過瓊花，現在祇存有瓊花台了。問歷史老師江大寶是怎麼回事。他說了一大篇，大概是這樣的：瓊花觀原為漢后土祠，唐更加崇大，宋賜蕃蓋觀匾額。宋時有瓊花一株，歐陽修為揚州太守時，以瓊花天下無雙，造無雙亭。宋王禹偁有詩讚美其亭曰：「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於是瓊花之名始聞於天下。有人說隋煬帝下揚州是為看瓊花而來，殊不知瓊花到宋時方有也。如是云云，我們每天在其廣場習武，並未見有何瓊花。據云在金主南侵入揚州拔其本而去。後有小枝萌芽經道士培

養居然成樹開花。清雍正朝忽然枯萎，其種遂絕云。吾生也惋惜未能瞻其風采，但詩人之詠瓊花者甚多，讀之者祇能憑空懸想耳。

綠楊村前瘦西湖畔

我們每逢假期出遊，都覺得揚州地方遼闊，所有代步祇有轎子及獨輪車，要到城外去玩，非步行不可；步行一日來回所能達到的地方甚少。去瘦西湖之小金山即非上午出行不可；如須到觀音山平山堂則非一清早不吃早飯動身方能趕回。我們就決定分兩次出遊。第一次，步行出天寧門，護城河河水碧清有小船代步。我們四個人三陳一翟雇了一隻小划子，由船娘用竹篙撐船向西行。當時夏末秋初，左面城牆壁立，右邊榆柳婆娑，水中荇藻映日漣漪。大家吸着清新空氣，看着怡人風景，談着古往今來。翟憲文陳康壽（康慶之兄）年事較高，腹中掌故甚多，謂當日揚州極盛時期，沿城河向西向北，園林相接，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綠楊芳草，百花爛漫。船經香影廊茶社。社在沿河築茶座，短牆高窗，窗台上設各色盆栽，此時菊之早者已開放，頗有詩意。再西有冶春茶社，門上「冶春」二字係仙女鎮王景琦先生手書極秀媚。再西去遠見叢樹林中飄一白旗，有紅字曰「綠楊邨」，蓋取「綠楊城郭是揚州」之意。此「白旗紅字綠楊邨」是膾炙人口之詩句。內設茶座，我們要了清茶及蟹壳黃燒餅帶在船上，俟回頭時再將盞杯送還結帳，蓋船遊慣例也。船再西行即轉而向北過虹橋，河身放大成湖樣，湖邊草樹繽紛，中間汪洋一片，左邊為長堤滿植楊柳未見桃樹，所謂一株楊柳一株桃者即此。堤上有亭，亭上有匾曰「長堤春柳」一景也。我們就上岸沿堤北走到盡頭看對面小山即有名之小金山也。大家棄舟登岸，方知小金山者蓋人造土堆，堆上造亭榭。登樹四望瘦西湖全景在望，湖

濱蘆荻菖蒲秀立萍藻中，湖面一平如鏡，偶有小舟浮過，舟後起波如雁行，久而不息。南望虹橋，恰似湖上虹霓。時遊人尚少，長堤柳絲飄拂，靜無人聲。西邊湖面加寬，正西有橋，橋面有亭五，曰五亭橋。橋南有白塔如錐，塔下有寺為法海寺。風景如畫，我們外鄉人遊此都驚得未曾有，翟憲文再三說：「不虛此行！」下山登舟，向五亭橋行去。登橋東望小金山，圖面大與前異，誠如王維所畫之山水。下橋去法海寺，寺旁湖邊種荷花，正大開放，紅白相間，香氣撲人沁入肺腑，談談說說，已經日已向西，又登舟東返。至綠楊邨，大家以為趕不上回校吃飯，即入邨內擇座，座上客已半滿。大家叫羹乾絲一大碗各人素麵一盃，有叫鱸魚澆者，有叫蝦蟹澆者，我叫了一個蝦腰澆，大家吃得鼻塌嘴歪。再登舟至天寧門登岸急急步行回校，到校已在上自習課矣。展蕪城賦朗讀不勝感慨係之矣。司馬季主曰「昔者必有今日！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

學年考試結束，我又名列第一，明年又得免費入學矣，暑假回家，一切如舊，去年母親所生小弟已咿咿學語。鎮上老友俞凍子縮得更小些，詩人夏玉樹已隨母回寧波，汪汝門兩眼更近視，戴深度眼鏡，看書時須將書靠嘴嚙，打油詩說「因看早報磨破鼻，為鎖書箱壓斷眉」，正為此公寫照。電報局諸公仍舊，我每天到那兒去看「申報」。東頭王家無甚新發展，韓伯臣已能自己替病人看病。暑假母親又帶我們去江洲外婆家玩玩。此時荷花大放，紅蓼家家有，稻已開花，花香四溢，竹園筍子仍源源出土。此時二舅父都在家，二舅之女已出嫁，生有男孩方三四歲，正到處奔走。人多高興，每日有鮮蝦鮮魚鮮筍鮮菜吃，而梨樹結實纍纍，石榴紅得鮮艷。私塾中陳樹棠先生照舊搖頭吟詠。蝴蝶爭飛，黃鶯競唱。晚間

蟋蟀爭鳴秋蟲唧唧，真饒皇上人也。某日大家全在屋內歡談，二舅家小姊高聲叫喚其愛子不得，大家四出尋覓，卒由鄰家在河前撈出，已斷氣許久矣！一時全家嚎哭，陳屍堂前，真悲劇也！舅家子孫甚稀，除大舅家有二子二女外；二舅家即此一女，此女生此男孩後，即未生產過。三舅家亦祇一女未嫁而亡。從此二舅之女即鬱鬱寡歡不久亦去世。殿姨父家仍與旺。大姨父已調往北京交通部電政司為主計科長，「一仙得道，雞犬昇天！」許多姓嚴的都到北京做事。大瘤太太在家納福。一個姑娘已出嫁於大橋（讀若帶橋）王家為繼室。

一九一四年入學又為免費生，四年級。學校課程添了物理課三角課。物理仍由李方謨先生兼。三角由新來的陳容甫先生教。陳先生兼第五師範的課。我對物理甚有興趣，有時李先生由五師借到儀器做實驗更有味，仍因李先生說不出來，有些難懂。關於牛頓三大定律及拋物線定律，簡直弄不清楚。後來來自華帶來一本伍光建物理書，又厚又重。就借來看看，仍然弄不懂。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每一個專門學問即有一套專門術語，而當時物理術語係翻譯而來，各人譯名不同，定義亦異，所以弄得莫衷一是。第二，物理要有算學根基，我們自己的算學程度有限，一看見見的公式及其演出就退避三舍無法進取。三角先生講得及好，連代數與幾何都連帶地溫理了一遍，這一年三角得益不淺。英文仍在造句階段，還未能作文。國文仍以唐宋八大家為主，我仍每日熟讀五十篇古文，仍有時作短文向年長同學請教。歷史仍舊每日聽江大聖人背誦通鑑。

平山堂歐陽讀書處

有一個禮拜天離重陽祇有兩日，三陳一翟商量着如何登高。這次決定去平山堂觀音山。當日

一早起身，不吃早飯就直奔天寧門，預計買舟過瘦西湖而直達平山堂。到天寧門碼頭時，閱其無人，舟子尚未上班。時間要緊，大家計劃到綠楊邨叫船。於是走經香影廊，見菊花多盆，皆大放，有龍鬚，蟹爪，有玉手挑脂，有白獅子……我們無意細看，仍向西走，到達綠楊邨茶社，夥計正在準備點心。我們吃了早點，河下已有船戶，就又要了兩盞清茶二十個蟹壳黃，下舟叫舟子直開平山堂。途中經過虹橋，小金山，瘦西湖，五亭橋。舟過五亭橋向西不久，湖面縮小，再不久，湖轉向西北成小河，沿河北去。東岸見斷橋殘碑，翟憲文說「所謂十里珠簾者，想指此地矣！」午靠岸見東有大寺，即觀音山也。西有大牌樓高建築，舟子謂此為平山堂。大家競登岸，走上破道，許久到頂。有寺名法淨寺，寺門外有兩高牆，東牆有石刻曰「淮東第一觀」，西牆石刻曰「天下第一泉」，蓋井有泉水也。入門為大雄寶殿。殿西歐陽修曾建一堂，堂前有台，台望江南諸山如與堂平，故名「平山堂」。堂上楹聯「曉起憑欄萬里青山都到眼，晚來對酒二分明月正當頭」，堂後有六一祠，為楠木所建，內供歐陽修石像。法淨寺大雄寶殿東廊下有顏真卿書「放鶴銘」，時有人拓印。我們就在六一祠內泡茶吃蟹壳黃燒餅。下午下山擬在遊觀音山，舟子云「觀音菩薩生日，四鄉人來拜山。人山人海，有些信徒，自家鄉出門起一步一拜，一直拜到山上菩薩前還願！」我們走到兩山之間一個山峽，上望松樹成林，松濤澎湃，大家即在路旁稍憩。再起身時已四鼓之力，還有遠路要行，不得已即回舟。舟子背夕陽西照而東返。到綠楊邨交回茶壺，並各索涼拌麵及乾絲果腹後再叫舟子送回天寧寺碼頭，我們登岸步行回校。在綠楊邨時，許多人趕造菊花山預備重陽日之菊花大會，但我輩因時間關係不及細玩即東行返校矣。

次日上歷史課又問江大聖人關於揚州菊花的

事。他說「綠楊邨的菊花都是花匠們種的，沒有什麼細種。細種全係詩人們自己愛好，自己培植的。現在種菊的名人為臧宜孫太史，陳履之及陳步雲等。菊有各種，其細種有絕品、逸品、上品等。高貴之名種有綠衣紅裳，楓葉蘆花，綠牡丹等。他們有時送教場街之「惜餘春」、「富春茶社」陳列。你們有興趣，要到那些地方去欣賞。養菊同養蘭一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聽了纔知道養菊也是一種大學問。陳履之為中學校醫，他常作衛生講話，我只記得他一句話，終身奉之維謹。他說「每早必先大便，便必盡，自然却病延年」。我不但自己奉行不倦，並囑子女常奉行。後來到香港遇中國名醫費子彬，他就說「肚子裏面大得很，一兩天不大便沒有關係！」美國人一般信仰為隨時大便，不必有一定時期，也不必天天便，此又一說也。但我們以為陳校醫的話有道理。

名師名士各有千秋

揚州中學的職員們都是德才兼備為學生所敬仰者。前校長李更生身寬體壯，健步如飛，聞曾為革命黨健員。某日在家為仇者所殺，惜哉！後校長為葉貽穀先生即葉秀峯先生之尊翁，瘦骨嶮响，大眼灼灼，精神充沛，工詞賦，嘗任江都勸學所所長，以嚴厲名。學監方慎之先生，面左半為青痣所蒙，學生稱之為方青天。管理主嚴，對其子方光岳，光折更嚴。光折年少，喜足球，每與住校學生爭，以致相打。方先生屢召集住校學生訓話，每重責其子而輕責學生。光岳在四年級時逝世，方青天每流淚哭子。舍監朱獻之先生為有鬚長者，每晚十時陪學生赴宿舍，朱先生亦同宿焉，每晨在起身鈴前起身到處巡視。學生回校後，彼又來督促校工打掃。我記得冬天下雨雪時，北風迎面吹來，學生都瑟縮奔走，朱先生亦

雨傘釘鞋同行，不辭勞瘁。到宿舍校工有煮熱山藥出賣，幾文錢一碗，亦香亦熱，學生得之，可稍轉溫暖。朱先生知之不禁也。

當時揚州知名之士甚多，擇其要者有孔小山、李涵秋、吳南愚諸位。孔為熱心社會福利者，常到中學演講時事。地方有事必出來維持秩序，民國成立之初，揚城大亂孔先生奔走維持。徐老虎上台被為參議之一，地方人士多仰望之。其人有大學常流鼻涕，聲音悶響如終日傷風者然，卒以鼻癢逝世。李涵秋為五師國文教員，每作小說在上海報紙發表，以所著「廣陵湖」得名。書中描寫青年男女私生活極極猥褻纏綿能事，青年人尤喜讀之。余惜未見過，據五師同學說他言行風流，步行街頭如有好女子必箭步偷看一眼，作小說中之材料云。吳南愚為彫刻能手，在一盈寸之牙章四面，刻中庸全部，非放大鏡不能識其全豹也。

在揚州讀書四年，所識之揚州僅如上述。但揚州西南兩鄉因交通不便行路維艱而未嘗到過。如廿四橋之究為一橋抑為廿四座橋不得而知也。城南文峯塔為運河上揚州勝景，亦未曾去過。即近在東關街之美漢中學亦甚少去參觀。數十年後在香港經人介紹方頤積先生，知為美漢中學學生，與我同時，彼畢業後因成績優異，由校方保送北京協和醫學院，爾留學美國專攻公共衛生，得博士位，服務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中學畢業有何能奈

在民國初年，一個中學畢業生相當於前清秀才，總算入了格。但所學非所用，肩不能担擔。手不能提籃；不能挖泥，不肯掏陰溝，不能掙一碗飯吃。祇像儒林外史中的秀才到處找白食吃。

時至今日，進步了半世紀，就以美國的中學畢業生說罷，他們有指導員，每年每日指導他們幹什麼幹什麼。而且這些指導員們整天與許多大學、工廠、商店聯絡，他們知道某大學某科要怎樣的準備，要多少新生，又知道某工廠某商店要多少。早在學生畢業以前，指導員們都代他們把前途弄得停停當當。一經畢業即循序前進，或升學或就業，決不會荒廢時間。他們每個人知道，時間即是錢，不容荒廢。我們那時的中學畢業生對國內大學情形既毫無所知，即願意做個學徒找碗飯吃，亦不得其門而入。向人請教吧，誰知道這些事呢？而且當時帝國主義者正在盤算瓜分中國，中國政府裏的袁世凱尚在打算做皇帝，正是內憂外患叢集，民不聊生的時代，誰有整個前途的計劃呢？

剛畢業回家，生活頗閒逸，每天看看小說整理學校課業，久而生厭，就有點心煩意亂起來。向父親請示，也沒有要領。有一次上父親的信裏用了一句「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回信大罵一頓，並叫「且在家休息些時，俟有辦法再告！」一個年輕人在家閒住着無所事事，不容易打發時間。去找汪祖福談談，他還是歇頭歇腦地談林黛玉和賈寶玉。到電報局去看看嚴老五，他也在煩悶，因為打電報是簡單的事，打久了也就生厭。但無法陞遷又無法改行。找找舊老師，他們也無可供獻。到電報局看申報是惟一的消遣。由報上知道些國家大事。中國被人家欺負不外三個原因，一窮二病三愚昧。窮因為中國無實業非振興實業不可，自己就不知不覺地形成了一種信仰叫實業救國。病，因為中國人多，食糧少，而且吸食鴉片，歸根結底還是生產不足，仍非振興實業不可。愚昧就是不明世事，一天到晚蒙在鼓裏，非多多設立學校不可，但設學校無錢，仍須振興實業。所以我自己的結論，非升學學工不可，為救國為謀生為抵抗強侮，均非學工不可。於是寫信

與父親商量，父親當時在長沙中國銀行為行長倪遠甫（他的表兄）的秘書。他回信叫我準備去長沙，那裏的大學也有工科。

去長沙侍父看機會

去長沙要先乘小火輪到鎮江，由鎮江搭大火輪到漢口，再由漢口乘小火輪到長沙。十月間到鎮江，由二舅父招呼到英租界一家長發棧住下來等船。我帶了一個鋪蓋捲，一個衣箱，一個網籃。當時國家仍在軍事時期，常常打仗，街上總看見散兵游勇。那些散兵游勇不但對政府搗亂，而且對老百姓搗亂，他們常常打罵，拉老百姓。有時候他們還冤枉老百姓為亂黨，那時候個個人都怕亂黨。他們又收拾行路的客人，他們常將亂黨的文件或手槍納到行客的網籃裏，等一會兒來搜查，搜出文件或手槍，就拉去當亂黨辦。所以行路的时候要時時小心，至於上下碼頭有軍警檢查行李更是常事。我帶了一個網籃，成天裏眼睛看着網籃，心頭想着網籃，牠竟成了一個累贅。第二天太古公司有船去漢口，二舅父代我買了一張房票，並告訴我：「房票是一間房兩個客人同住，比統艙好些，不會有閒人來擾你。我今天就打電話報給你父親，請他派人至漢口碼頭接你。」下午船到了，一隻太古的大火輪。二舅父雇了挑子把行李挑到一隻小划子上，小划子開到大火輪旁邊，人由扶梯上大船。二舅父一直送我到房艙裏。房艙小得很，有上下兩個舖位，我佔了下面。我們準備好了，二舅父帶我到船上各地方看看。有一個官艙大極了。裏面擺了幾張圓桌，每張圓桌四周擺了圈椅，三面皆窗，迎面的窗子，向著船頭，看見兩岸風景。兩邊的窗子，向著船尾，可以看見兩岸風景。沿窗都有軟墊座位。晌晚開船，二舅父叮嚀囑咐沿途小心就走了。我一個人坐在房艙裏想著母親。她這一次送我出遠門自然更

有些不自在，不過這一次我有個小弟弟了，她不至於太寂寞。這弟弟比我小十二、三歲，因為父親在長沙做事所以代他題名為廣湘。我原來的名字叫廣源，也因為父親在湖南做事所以改為廣沅。在船上沒有事，房間裏就是我一個客人，所以就將房門鎖起到官艙裏坐着。這是第二天了，天氣好。那時正是舊曆九月初，天高氣爽，前面長江滾滾而來，但風平浪靜一望平遠無際，兩岸蘆葦及稻田青綠，偶見遠山淡淡如雲。船平穩行駛，真錦綉河山也。再想自己即此河山之主人翁，不禁自悚，蓋如何保此河山如何使此河山之老百姓不致受苦，我有一份責任！艙內沒有幾個人，大家靜觀江景，互不招擾。有時走下幾層扶梯到統艙一望，見人頭攢動，人聲嘈雜，舖位縱橫，行李亂堆，另成一世界。第三日上午船抵漢口，泊太古碼頭。當時碼頭上車伕挑伏旅館接客，人潮湧至，其強拉硬拉情形遠勝於鎮江碼頭。我當時噤若寒蟬，躲在房艙不敢出來。後由父親友人找到，方出艙登岸，暫入一旅館，等下午去長沙的船。當時京漢路已通車，車站在大智門。粵漢鐵路湘鄂段尚未通車，好在每天有小火輪直駛長沙。飯後我隨來接的友人渡江去武昌登黃鶴樓，北望漢口漢陽一覽無餘。漢水北來入揚子江激成高浪後滾滾東流，小船如模型樣張帆穿動。人家說「黃鶴樓上看翻船」，話雖殘忍，但如有大風恰是實景。下午回漢口即再登小火輪。此輪較仙女鎮者大，有臥舖。船渡江轉入洞庭湖，約一天一夜到達長沙。由父親派差役來接，他是湖南人，說話頗難懂，但以後同處達半年以上，姓名已忘，姑名之曰老屠，卅許人，壯健有禮貌。

到了長沙就跟着老屠登岸進城，走了好幾條大街，到了大房子，像衙門似的，走進了許多廳許多房都是空無陳設，終於到了一個花廳似的大房間，前後玻璃窗，窗外有天井，天井中有棵枇杷樹似的。房內近窗處設一大辦公桌，一辦公椅

裏面有大床一。老屠將我的行李舖上說「這就是你的睡床」。床後有門通另一小間，亦有床即屠住所。當晚由他弄些飯菜來給我吃，吃完坐坐就睡覺。第二天上午父親來了，他就坐在桌上辦公。也沒有什麼吩咐。下午他走了，我就閒坐着拿帶來的五十篇古文看看。煩得很，看不下去。問問老屠，我父親住在那裏。他說了地方，我也莫名其妙，又說他有一位姨太太。我住在這冷冰冰的大房子裏，其餘房間又是空空地，大門口看看，街甚寬，完全石板舖成。但人地生疏，而且街上往來散兵游勇甚多，更不敢出去閒逛。回房後一人獨坐和老屠言語不通，實在難捱。後來向父親請示，以後如何辦。他說「現在尚無辦法，

等幾天再說。」

於是整天無事，偶爾有些父親同事中國銀行行員來帶我出去到坡子街一家麵店吃麵，那麵真好吃，不知道是真好呢，還是饑者易為食。有一天父親拿了一本說明手槍的書，叫翻譯。我翻了好久，原來是一本說明手槍的書。譯的時候倒覺得日子過得快些。譯完又閒着沒事。冬天了，父親有一說「我要你學西醫，此地有個湘雅醫院附設的醫學校，剛開了不久。現在不招生，到暑假招生時即可進去。我懂中醫，如你學好西醫，我再教你中醫，那就是中西合璧哩！為今之計，我託人薦你到萍鄉煤礦公司做一個學徒，接頭好了，你就去。」

拉丁美洲見聞

增加篇幅延期十月三十日出書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六十元
預約四十五元

要目有：江湖兒女的故事、尼加拉瓜暴富記、女兒國男人逃婚、美人窩失眠記、巴拿馬的食肉蝶、波哥大歷險記、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巴拉圭夜不閉戶、烏拉圭美人遲暮、聖保羅的僑情、海灘、足球、森巴舞、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多明尼加風情畫、黑人島國海地等篇，原定九月二十日出書因補刊最新資料增加篇幅延期十月三十日出書歡迎讀者郵購。